



# 冬天的纹理

□ 杨金坤

寒风中,我捡起一枚落叶。  
雨雪像一位雕刻师,把叶肉剥离,只剩下纵横交织的叶筋,有序地组合一起,由叶柄往上发散,完完全全就是一棵树的缩微模型。我举起树叶面向太阳,阳光透过它那饱经沧桑的每一道纹理,照耀在我的脸上,一股暖流顿时传遍了我的全身。  
“清寒气骨带冰雪,横斜纹理含风漪。”河水刚刚结冰,我捡起一块砖扔向河中,砖块砸在冰层。冰以砖块落点为圆心,裂开的纹理向四处延

伸,形成一个放射性的图案。水从中心点溢出,缓缓地流,被寒风一吹,竟荡漾着涟漪。水的纹理是玄奥的,丰富的,有从一个点往外徐徐散开的;有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的;有起伏伏呈波浪形的;有微弱脉动线条分明的;有水流经过凸显在水面的障碍物而呈燕尾状的……阳光下,细小的波纹在冰层下,闪烁着蜿蜒扩散。  
一位垂钓的老者掀开冰层,将鱼钩甩向了水面,水面霎时泛起一圈圈涟漪,一圈圈动态的纹理,很快,涟漪消散。静心细看时,微风拂过的水面,有一些细腻的大小不一的菱形水纹,让阳光下的河面熠熠生辉。有规则的,有不规则的,

丝丝缕缕的纹理,精细、细腻,绝妙。这样的自然造化,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感受得到。  
下雪了,薄薄的一层雪为广袤的原野赋形,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垄垄,一畦畦白色的纹理,像原野的血管和神经,纵横交错,辽远,静谧,苍茫,让大地更加神秘、醇厚。  
我喜欢一个人在白雪覆盖下的麦田里散步,听着“咯吱咯吱”的声音,把自己足迹的纹理留在大地上。我独自享受着此时田野的冬韵,雪花宛若丹青圣手的神手妙笔,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精美画轴,仿佛又是雕刻大师的鬼斧神功,镌刻出一张纹理清晰的水版画。

我蹲下来,用双手拨开积雪,看看它们的根部是否冻得枯萎了。定睛细看,麦苗被冻成腊绿,晶莹剔透,但生命的绿色依然鲜活,麦苗的根系顺着土壤的纹理,把生命中最原始的心思,向地层的深处扎去。至此,我才顿悟了,纹理是有生命力的。  
通过落叶、河水、雪地我发现了冬天的纹理,它们有温度,有玄奥,有生命力,让我感悟到了纹理的温暖、神秘和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彭喜媛

十多年前,一个落日熔金的傍晚,我们一行寻幽访古者来到了桂林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老村庄。那个温暖夏凉的美蓉洞,是我们此行最后一个目的地。  
伫立在一块断瓦残垣中,满目疮痍,野草丛生。石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绿色藤条,开着极细而瘦的野花,残阳无言地涂上一抹浓郁的沧桑……  
走过一条光滑的青石板甬道,左转,踏上一个四级高的长方形青石码头,真没想到,这破败不堪的废墟堆里还隐藏着另一番天地。  
这显然是旧时一方富绅的故居。厚实的青砖,绵密的黑瓦,粗大的房梁,门扇雕龙刻凤,窗棂镂月裁云,形态各异,巧夺天工。岁月是无形的蛀虫,不经意间侵蚀了昨日的辉煌,侥幸残存下来的门窗,稀落得如同耄耋老人的门牙。老屋散乱地堆放着几捆稻草,心里猜测,这么破败的房子,该是闲置的吧。  
光线渐渐黯淡下来,无意中,天井右边的屋檐下,摆放着一溜整齐的花草,其中一朵红花袅娜在枝头,正开得热烈,如一束火炬,赫然夺目。  
一条黄狗朝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吠牙咧嘴,青石板的门槛上,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她赤着脚,略带着湿的微笑,伸腿挡住了蠢蠢欲动的大黄狗。黄狗低吠一声,摇着尾巴转过头望向身后走来的佝偻老妪。  
我走上前告诉老妪,我们想来参观一下芙蓉洞。她露出笑容连连说欢迎,起身把我们朝屋后领。  
走过一个发暗的堂屋,穿过一间散发着霉味的厨房,越往里走,气温越低,猫腰跨过一道低矮的耳

# 废墟里的鲜花

门,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芙蓉洞了。洞内平敞,干燥,约三丈见方,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杂物,隐约间有臭味扑鼻而来。老妪说,以前因岩洞背上的芙蓉树而得名,四周还砌有石墙,如今只残留短短的一段。  
大家都觉得这个天然洞被糟蹋了,带着些许遗憾走了出来。老妪只是歉意地笑笑,她不明白这些客人为何感叹摇头。  
再次经过堂屋,暮色越发浓厚。不见小女儿的父母,他们是在田地里劳作?还是外出打工了?徒留下这残弱小,守在这片阳光都难以渗进来的废墟里。  
就在我怅然迈出门的一瞬间,瞥见右厢房里,满墙红艳艳的奖状,足有十几张!我有些震撼了,在我看来,那一张张奖状,比世界名画更强烈叩动我的心弦!我的心中,这祖孙两人,一墙之隔,却好比地球的两端,一头是即将陨落的夕阳,一头是晨曦中的曙光。落下的夕阳,正是为了托起明天的朝阳,而这朝阳,正冲破层层阴霾,努力上升。  
走出门口,我回头张望,一张生动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那位小姑娘正站在残损的屋檐下,精心侍弄着她的几盆花,眸子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我怀了喜悦和赞赏之情看她:圆脸,扎着马尾,花一样的年龄,还有那满屋红艳艳的奖状,恰与那朵怒放鲜花重叠,融合在一起,如同废墟上闪现的未来和希望……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政法委)

# 冬日荸荠甜

先摊铺在地上,让附着的泥巴风干自然脱落,再装入箩筐,提到池塘里筛洗,那样更快更容易将荸荠洗干净。才从泥地里挖出来的新鲜荸荠水分多,但洗净后的荸荠放在竹筐里悬挂起来,经风一吹,数日后,荸荠皮起皱了,口味更脆更甜。  
荸荠不仅可以当水果生食,还可以做成菜上桌。将荸荠削皮后跟排骨一起用小火慢炖,荸荠的清淡正好中和了排骨的厚重油腻,喝上一口汤,一股清鲜和甘甜在口舌间缠绕。荸荠之味美,古已有之,“风味仍同荔子香”“何似清漳霜后橘”,就是宋朝陈宓对荸荠之风味的评价。  
其实荸荠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消渴瘰癧,温中益气,下丹石,消风毒。除胸中实热气。”冬日多食荸荠可清火退烧。  
每年春节前后是荸荠大量上市的时候。走在街头,总能看到一些农妇提着一篮荸荠,她们手中的小刀飞快地削去荸荠紫黑色的外皮后,将白色果肉或袋装或用小竹棍串起叫卖。尽管那烤红薯,炒板栗的香味有点诱人,但我更喜欢这无香味也无姿态,看相质朴的“小疙瘩”。它是冬日肥美丰腴里的一抹清爽,总能让我忆起儿时的那份香甜。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



相依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铁路公安处 魏清宁摄

# 莫叹人生苦短

□ 李玉海

虽说人生旅途甚是艰难  
有苦有累也有甜  
心胸狭窄的人活着也是枉然  
流淌的岁月让我们风霜满面  
许下了多少豪壮的誓言  
但有些事真实的无法改变  
溪水波澜不惊曲折蜿蜒  
默默无痕总会到达终点  
树木静思过往沉默寡言  
也会慢慢成长为古树参天  
人生有过五彩斑斓的童年  
快乐的时光犹为怀念  
莫叹人生苦短  
不可能什么事都顺心  
梦想是多么的扣人心弦  
突遭狂风暴雨而孤立无助  
虽觉得地转天旋  
但只有经历过才会留下遗憾  
把靓丽的青春处处展现  
不要与人论家长里短  
不必为权力金钱撕破了脸面  
莫忘人间的真情使然  
携手渡过这绚烂的晚年  
不要感叹人生苦短  
要把美丽的夕阳深深的留恋  
用非凡的技能增添生活的浪漫  
无论人生如何短暂  
风云如何变幻  
用美好的心情弹奏出落霞满天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

## 宣颐斋随笔

# 鲁迅的阿Q

□ 王乾荣

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给戴上一顶毡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戴的是毡帽。”阿Q是村人,到上海滩打拚,其职业最大可能,便是拉车。平常,车夫、毡帽——严顺开扮演的阿Q,大约是鲁迅绘出的样子。还有,他拖着小辫子,大清人;头长癞痢,被毡帽遮住,只有眼人打架被扯下帽子才露原形——又忌讳人家说“光”和“亮”。  
籍贯:阿Q何方人士?“人士”旧指有名望之人,即社会上层分子;现泛指有一定地位或某方面代表性人物;亦指文人、士人;后变成模糊化称呼,那么阿Q,称他“人士”又何妨。

读《阿Q正传》即知,“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未庄在哪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  
流浪汉阿Q多在“未庄”活动。未庄在绍兴,阿Q的籍贯,就是鲁迅的老家了——他俩是乡党。  
事业:阿Q是有着营生的,他都干了些什么呢?阿Q打零工。鲁迅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说:“他也在正在给人家捣米。”(阿Q正传)说:“阿Q也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在乡下偷萝卜,还“上城偷过东西”。他跟他小D干仗败北,说“被儿子打了”“妈妈的,等

着瞧”。他意跟吴妈“困觉”,摸小尼姑的光头——都不很光彩,却算他的“优胜记录”……  
最后,他“革命”去了——“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并因此丧命。他的临终豪语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却“羞愧自己”把那个死之符号“画得不圆”。  
灵魂:鲁迅为什么塑造阿Q这个形象?  
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写阿Q,“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在俄译本《阿Q正传·序》里,鲁迅还说,他这篇小说是试图“写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赘言:《阿Q正传》伟大,但鲁迅不赞成把它改编成戏剧或电影,因为“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现在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不知此后严顺开的“表现”,可否得到鲁夫子的认同?

# 冬之精灵

漫长的寒冬  
催熟一个个小小的梦  
梦住在高高的天空  
始终怀着浪漫的憧憬  
纷纷整理好洁白的妆容  
只为赴一场与大地的约定  
飘呀,落叶  
心中满是焦急的心情  
速度还是太慢,还是太慢  
于是变出六只角  
来赴这漫长的路程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

□ 郑水涛